



Unicorn

The Valley of Horror
恐怖の骨格

The Valley of Horror

The Valley of Horror
恐怖の骨格

恐怖之谷

「日」森村誠一

杨军 译

日本推理文坛五虎将之一
首度授权本作品在中国大陆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China Social Press

The Valley of Hoerror
恐怖の骨格

恐怖之谷

「日」 森村誠一

杨军 译



Unicor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恐怖之谷/ (日) 森村诚一著; 杨军译.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

ISBN 978-7-5087-2444-7

I. 恐… II. ①森…②杨… III. 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I313. 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91894 号

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09-0447

主 编: 于洪笙
书 名: 恐怖之谷
著 者: 森村诚一
翻 译: 杨 军
责任编辑: 邓晓白
特约编辑: 钟利平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恐怖之谷
森村诚一

恐怖の骨格
©森村誠一 1997 年
版權代理人: 株式会社ウッドベル

印刷装订: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60mm×235mm 1/16
印 张: 13.5
字 数: 112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定 价: 24.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序	1
第二章	没有申报的起飞	3
第三章	确认杀意	11
第四章	性奴合同	23
第五章	死亡谷之行	34
第六章	天王星计划	44
第七章	延缓生命的性具	53
第八章	生存的条件	61
第九章	继承者的企图	73
第十章	风雪之意	81
第十一章	苦恼的榨油机	93
第十二章	猜疑避难所	99
第十三章	被封闭的峡谷	109
第十四章	落石之路	116
第十五章	攀登绝望	125
第十六章	俯视嫌疑	142
第十七章	感触目的	154
第十八章	残渣之辱	170
第十九章	背叛	183
第二十章	危险的桥	191
第二十一章	无情的动机	199
第二十二章	尾声	207

第一章 序

五月下旬的一个阴暗的午夜零时时分，一艘 20 吨重的渔船到达了福井县坂井郡三里滨的海岸。在梅雨前锋带来阴冷的雾雨之中，这艘船关闭了全部的灯光向陆地靠抵。

在黑暗的海中漂浮着的渔船，仿佛也溶化在这黑如浓墨的空间一样。伫立在海边凝视海面的人无论如何也看不到它的存在吧。

当这艘船来到距离岸边约一公里的地方时，从船上放下了一条橡皮艇，并在黑暗中渐渐与渔船分开了。橡皮艇上有两个人，一个人划着桨，一个人则默默地坐在艇上。

橡皮艇很快就划到了岸边。两个人低声交谈了几句后，坐着的那个人从艇上下来。他的背上背了个细长的帆布包。

划桨的那个人又一个人划回到了海上的渔船。留在岸上的那个男人用伤感的眼光看着橡皮艇渐渐远去，然后毅然决然地向上背了背那个帆布包，朝没有灯火的黑暗中走去。

黑暗中，橡皮艇和渔船合为了一体，上岸的那名男子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从阴雨蒙蒙的里日本海那寂寞的海岸消失到了什么地方去了。

海面上的渔船也“捞”起了橡皮艇，又朝驶来的黑暗的海面驶去。

没有人发现这名登陆的男子，也没有人知道他从哪里来，又上哪里去了。



第二章 没有申报的起飞

1

第二年3月21日上午10点，商务飞机将从纪尾井商事的私有机场起飞。

“摘下舷梯。”

飞行员手冢益夫说道。

“OK!”

地勤人员尾泽清二用食指和拇指形成一个圆圈应道。

“燃料数量。”

“OK!”

“襟翼放下。”

“OK!”

随着地勤人员一一检验，飞机进入了起飞状态。

飞机的外部检验完毕后，手冢又将机舱内的仪表进行了检验。和飞行驾驶员一同乘机的还有一对如同双胞胎一样的漂亮姑娘和一名30岁左右的男子。

检验全部结束后，飞机的发动机开始发动了。现在是进行预热，这样可以使各机械运转正常。

预热结束了，飞机发动机加大了马力，这表明起飞的条件全部具备，可以马上起飞了。从这里到达东京大约飞行3个小时。这个季节极少出现的带状高压分布在日本列岛，所以在全国都是绝好的天气。

从飞机途经地点的各气象预报台得知，今天也都是极好的飞行气象。

手冢从窗户里把左手伸了出去，摆成了一个“OK”的手势，向上举了起来。

“准备完毕！”

他在这样示意。尾泽连忙拉开车轮滑挡，向他也做了一个“OK”的手势。

“多加小心！”

站在地面上的几个人向机舱内的人员挥手致意。虽然飞机发动机的声音盖过了所有人的声音，但机舱内的人也拼命地向地面送行的人挥动着手臂。

飞机开始驶入跑道。飞机慢慢地加快了速度，很快机轮就离开了地面。

飞机此行的目的地是东京的埼玉县川越市，那也是该公司的私有机场。同机的人员除了飞行员手冢，还有纪尾井总社的理事兼会长椎名禎介的女儿城久子和真知子姐妹俩，以及北越克也共四个人。

的私有机场上，有几个人在紧张地盯着天空。今天上午 10 点从高冈机场起飞的飞机早已超过了预计的时间，但还没有到达这里。原来预计的是最迟 1 点 30 分便可到达。

“起飞晚了吗？”

纪尾井重工业计划部部长佐多恒彦不时地看看手表，又焦急地看看天空。佐多是椎名城久子的未婚夫，又是椎名禎介的侄子。

“按预定的飞行计划，他们应当飞越北阿尔卑斯山直线飞来呀！”

“由于风力，他们也会晚到二三十分钟的。”

回答佐多的是城久子的妹妹真知子的未婚夫岛冈正昭。岛冈是和纪尾井重工同一行业的纪尾井核工业公司的技师。

“从地面上可以清楚地观察到风力的情况？”

佐多开玩笑地说了一句。

“这是推测而已。也许气流和气象会突然发生变化呢！”

“不会改变飞行路线吧？”

佐多没好气地看了岛冈一眼。

“那就全凭飞行员的判断行事了。因为飞机上毕竟是重要的客人呀！”

岛冈轻蔑地说了一句。他们两个人都是会长千金的未婚夫，两个人出于争宠，免不了经常要口角几句。

以椎名禎介为会长的纪尾井企业集团共有资本数百亿日元的核心公司 11 家，下属 65 家子公司。他是典型的独裁式管理，因此他仅有的两个女儿的未婚夫势必会为了谁能坐上第一把交椅而暗中较量了。

当年只是一名日本六大财阀的纪尾井商事的部长椎名禎介，由于战后的财阀解体，他也因纪尾井商事分割成了数 10 家小公司而处境艰难。但他通过种种手段，终于逃出了政府的“集中排除经营

不力企业法”的整治，成为一只“不死鸟”而闻名于日本。

而且他不仅仅是“复苏”，他由战前的六大财阀之末一跃成长为主宰财界主导权的人物。目前纪尾井作为财界的领袖，已经介入了政权更迭的影响之中。

椎名的座右铭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式的人物。

为了重建强大的集团，他将所有不再“有用”的子公司统统“砍掉”，把优秀的企业吸收或兼并进来，开展一系列能赚钱的领域。如果有敢于和他唱反调、进行抵抗者，他也毫不手软地将他们一一瓦解、击垮。

在椎名的冷酷的“帝国主义”面前，中小企业者只有以他为中心才能生存。

也就是说，在“纪尾井帝国”的重组和扩大的进程中，椎名的残酷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由于他的四大政策，即“排除二次投资”、“集中生产”、“集中研究部门”、“保持纯正血统”，才使得纪尾井得以保持和发展壮大。

尤其他采取的“纯正血统政策”和一贯宣称的“在同一槽子内喂养的猪近亲结婚”的原则下，对该公司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这种血缘的紧密连带，使得公司内形成了几代“亲属”的血缘关系。这种“闺财”结合，加强了公司内同族意识。为此不仅对各级公司内的干部，对全体公司职员都采取了鼓励“公司内结婚”的政策。

所以新入公司的职员，在入公司的同时就被记录于“结婚台账”内了。于是整个公司系统内经公司有关人员的撮合和公司内的

（注：历史上意大利的政治家马基雅维里认为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译者注。）

婚介机构“拉郎配”的家庭居然占到了百分之七十以上。

椎名城久子和佐多恒彦，椎名真知子和岛冈正昭的婚约也是椎名祯介决定的。祯介的意志是至高无上的，这四个当事人则无权过问自己的婚事。

而且至于城久子和真知子姐妹是如何考虑的谁也不知道，但对佐多和岛冈这两个人来说也不算是他们理想的婚姻。因为在这个独裁的公司内，即使成了椎名祯介的女婿，他们的将来也会受到各种制约。

从他们的角度看，自己不过是一匹“种马”。种马有种马的待遇，在外人看来是一人之下的生活，因为椎名祯介没有儿子，所以他们有可能就成为这巨大的“椎名帝国”的下届领袖。

但是佐多和岛冈有自己的企图。

佐多早先是椎名祯介的侄子，有那种强烈的“本族之子”的意识。佐多的父亲是祯介的弟弟，早已去世，于是在实际上他被祯介看成了自己的骨肉。

仅仅这一点，他的“同族”意识就非常强。

而另一方面，岛冈在 T 大学的理工系学习时就崭露头角，发表独有见地的学术论文，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后来成为纪尾井核工业公司“捕捉”到的人才。

在不容“外来人”介入本公司核心事务的祯介眼睛里，是由于他的聪明才智使得他成为了祯介“乘龙快婿”的“候补者”，而得到了祯介的另眼相待。

现在他担任该公司里进行秘密研究的“特研”——“特别技术研究”的主任技师。他肯定是一名“秀才”，但目前与椎名家族暂无任何血缘上的联系。

所以在佐多的眼里，他总是以“家族继承人”自居，俯视着岛冈。

与此相对，岛冈也蔑视不学无术的佐多仅仅是因为血缘上的原因才有了飞黄腾达的今天。

两个人之间的反感和憎怨，穿越夹在他们中间的两个女性而不断地产生着摩擦。

他们周围的人也知道其中的“奥秘”，因此没有人“敢于”倾向其中哪个人。因为这两个人都是椎名禎介的未来女婿，无论成为哪一方的“同党”都有受到对方打击的危险。

“你不问一问高冈方面？”

佐多离开了岛冈射来的不满的目光，对站在身边的秘书室主任南川问道。

“啊，我刚才打过好几次电话了，对方说是10点钟按计划起飞的，但后来的情况他们也不清楚。”

“飞行路线问清了吗？”

“是按平时的路线进行‘有视线’飞行的。”

所谓“有视线”飞行，是指飞行员不借助仪表，而是根据经验进行判断、辨别飞行，可以按既定计划飞行，也可以临时根据空中情况变化而改变计划飞行。刚才南川打电话问时，高冈方面答复说飞行是按计划途经北阿尔卑斯山飞行的。但如果山脉上空气流状况不好，极有可能临时改变航线。

这样的话他们当然会避开山脉，采取迂回飞行线路的方法，但无论如何应当从飞机上发来联系的。

“中途一直没有联系？”

“这次的飞行没有使用一般的机场，也没有提交飞行计划书，所以中途没有联系。”

这时岛冈也轻蔑地插了一句：

“这也太不像话了！”

佐多的心里也想说这句话，但岛冈一说，他觉得这里面有点

问题。

在飞机起飞和降落不同一个机场的情况下，驾驶员必须将经由的路线向运输省报告，但这次有祯介的两个女儿乘机，出发地和目的地又是私有机场，所以就没有向有关部门提交计划书。这样看起来的确是违反了航空法。因为这种小型飞机在日本出事的事情还是有的。

而且即使进行了报告，一般也极少采取“有视线”飞行，因为中途变更了飞行路线或目的地时又没有与空中管制所进行联系，就无法得知飞机的准确位置。

“我们呼叫了吗？”

“是，我们一直在不停地呼叫，但始终没有应答。”

这种私有机场一般都设有专用的呼出频率，飞机到达前 10 分钟要与目的地机场进行联系，他们也没有收到呼叫。如果飞机不是在山谷间的底部低空飞行，呼叫是应当可以收到的。

从时间上判断，飞机也应当到达这里的上空了。如果收不到呼叫信号，一般就会认为飞机发生了不测事件。

“飞机还有燃料，我们再继续呼叫等一等吧。”

南川万般无奈地说道。实际上目前除了等待也没有别的办法。气候当然是危险因素之一，但造成事故的不仅仅是气候一个因素。

但是大家等了半天后，飞机依然杳无音信。

一般情况下，在飞机距离预定到达时间超过 30 分钟后尚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救援请求，因为此阶段一般成为“不确实阶段”，只是可以向 RCC（空中救援总部）通报一下目前状况，包括飞机可能到达的位置和飞行状况。

不安和焦虑与这些人陪伴到了下午两点多钟，通讯依然没有沟通。

当然也可以认为由于他们没有向有关部门申报这次飞行计划，

系“不申报飞行”。尽管这边使用了专用频率进行通讯搜查，但对方如果担心违反航空法而不使用同一频率，在目前这个“不确定”的阶段除了有关人员外是无法收到的。

由于时间的推移，这个事件由“不确定”向“遇难”的阶段转移了。该机在一次加满燃料的情况下可以连续飞行6个半至7个小时，是一架续航能力较长的机种。从时间上来讲，燃料还不应当说已经燃尽。因此认为有可能是飞机通讯设备的故障。

然而迟于预定时间一直收不到任何联络信号，这种情况也不得不使大家越来越不安了。

“飞行路线知道了，我们这边起飞一架飞机搜查一下。”

两个小时过去了，佐多已经不能再等下去了，他向南川命令道。

不等佐多说这句话，南川已经意识到事件的不测，并着手安排了秘密搜索的方案。因为飞机上的两姐妹毕竟不是一般的人物。

但是，由于此次系“无申报飞行”，所以不能进行公开搜索，除非确认了飞机遇难。下午2点10分，纪尾井总社所有的水上飞机立即起飞，同时纪尾井总社的另一架直升机也从高冈机场起飞，沿商务飞机的飞行线路向北阿尔卑斯山方向搜索飞行。

两架飞机的飞行目的都是为了搜索商务飞机的下落，因此都接到了言论禁制令。也就是说在整个搜寻过程中不得暴露此行的目的。由于没有人敢于违抗佐多和岛冈的命令，所以这个禁制令被忠实地执行着。

第三章 确认杀意

1

高阶谦一过着郁闷的生活，每日和死了一样。他的工作单位是神奈川县 S 市市政府，具体是在市民科。

他每天就是接受市民的委托寻找户籍底卡和办理各种证明材料，要不就是接受市民提出的什么离婚申请或生活困难的各种要求。

工作有意义也十分紧张。这里和民间的私人企业不同，他不必去追求利润，也没有工作定额。决定工作质量的只是要待在这里“耗”够一定的时间。

由于最近东京的土地价格上涨，农民变卖土地的人极多。有的农民靠变卖了祖传的土地而摇身一变成了市议会议员的。他们在市政厅内到处走来走去，仿佛在自己家里一样随便，让人感到这种人一夜“成名”后的空虚状态。

从这里可以看到五彩斑斓的人生图景，所以也是个快乐的工作。

不过这里却没有能够燃烧起自己的热情，接受申请、书写证明就是全部的工作内容。

他希望能遇到显示自己才干、证明自己能力的事情。

高阶认为自己怀才不遇。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可以显示自己能力的对象，就像一辆高性能的车遇上了交通堵塞，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只能跟在这些车的后面慢吞吞地行走。人啊，在不能充分发挥自己作用的过程中也就渐渐失去了燃烧力。”

于是他整日里郁郁寡欢，全身心都沉浸在单位枯燥的生活之中。

他的精神状态彻底颓废了，甚至对伤痛都失去了反应。他就这样在这里工作了五年。

五年前高阶在大学毕业后就来到了这里。这里也有女职员，但高阶和任何人都没有谈过恋爱。这倒并不因为这些姑娘都是本地人，身上多少沿有一些本地农民的习气，而是高阶认为自己对任何事情都燃不起热情来。

于是在市政府里他成了一个“怪人”：不与任何人交往，也没有加入本部门的爱好小组或其他的俱乐部。

他连一年一度的职员的慰问旅游也不参加。每天只是忠实往返于借租市内的公寓——市政府，像一只蚕一样把自己牢牢地封闭了起来。

也有的姑娘借故来公寓找他，但他如同戴了一具永不改变的面罩一样，一副拒人于千里的态度，对异性的热情毫无反应，于是最终大家都对他失去了信心。

开始还有对他颇感兴趣的姑娘，但后来由于他的这个样子，市政府内再也没有人搭理他了。

他不仅对女性没有了激情，甚至对一切人的交往也没有了兴

趣。因此人们对他敬而远之。他参加工作五年来，这种“闭锁症”越发严重了。

2

这一天来了一名少有的客人。

由于星期五是一个节日，因此星期六补了半天班，但几乎也没有什么人来办公。

一个客人从负责接待的女职员那里询问完事情后转向了高阶的面前。高阶抬起头来，这个人正冲着他笑着。高阶觉得似乎在哪儿见过这个人。

“佐多!”

一向面无表情的高阶突然一下子兴奋起来了。这是他从没有料到的来人。

“好久不见了，你的模样一点儿也没有变呀!”

佐多冲他笑着说道。

“找我有什么事吗?”

高阶恢复了常态后问道。

“好多年没见的朋友了，问候一下。”

佐多笑着说，但高阶看出他的这笑里隐藏着什么含意。

“那么，我现在还有事，什么时候方便时再来找我吧。”

说着他便小心地把自己的住所告诉佐多。

“就在这儿说了吧。”

佐多马上明白了高阶的意思。

“我想打听一下角田先生，你是这一带他的唯一亲戚。”

角田是介绍高阶来这工作的朋友。高阶一下子记起来，从学生时代起，佐多就多次提起过角田这个名字。